

霸王龙的末日

顾 工

群 众 出 版 社

7.5

霸王龙的末日

顾 工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霸王龙的末日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77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贵州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2000册 定价：0.30元

内 容 提 要

粉碎“四人帮”前夕，科学院古生物考察队，深入西藏高原，考察霸王龙的产生和覆灭。当时混入考察队的“四人帮”爪牙——吴公元，害怕其罪行败露，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杀死了即将到任的女书记狄思凤。作品通过我公安战士对这一案件的侦破，揭示了霸王龙和“四人帮”产生、覆灭的必然规律。

这是一个美妙的仲夏之夜，圆圆的月亮挂在东天。

皎洁的月光把大地裹上了一层轻纱。这儿，没有那嘈杂的汽车喇叭声、自行车的叮当声，没有那熙攘的人流，连小鸟儿也入睡了。只有那茂密的树林，无声地筛着月影。

湖水轻轻地泛着银光。几只轻舟载着少男少女们在湖中荡漾着。微风送来优美、和谐、圆润而甜蜜的电子音乐声。

朦胧的月光中，可以看到公园的长椅上、树荫里、小径上都是成双作对的恋人，他们默默地坐着或缓慢地踱着步，唯恐话语打破了这夏夜的宁静。

前面是一片松树林，月光把松树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透过朦朦的月光，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松树林有一男一女，他们不象一般的恋人那样，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而是很隔了一段距离，沉默地站在那里。

他们是被这美妙的月色陶醉了呢，还是碰到了什么问题？

四周，松针轻轻地摇曳着，发出了令人心醉的低吟声。

我们渐渐看清了，站在一棵大松下，是一个男青年，他额头很窄，前额的头发几乎与眉毛长在一起，阔脸、大嘴巴、小眼睛。他下身穿一条桔红色喇叭裤，上身穿一件淡灰色条纹的西装。他手里玩弄着一把自己制作的尖刀，把刀子很准确地随手钉在另一棵松树的油节上，又信手拔下来，再钉上去。一条腿不停地抖动着。嘴角里挂着一丝冷笑，不时用眼角瞟着站在另一棵松树下的女青年。

那个女青年，大约二十一、二岁，长得很俊，白嫩的脸庞

“呵呵，我在这里已经等候一个多小时了。我是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恐龙考察队派来的，特意来接您。”

“你们考察队的住地，离这里很远吗？”

“哦哦，大概有六十公里，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路，都是盘山路，路面很窄，不敢开快车，怕发生意外。”

“嗯，看来你是一位很谨慎的同志。”

这位漂亮的小伙子被这位新来的上级，赞扬得脸有些发热，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恍惚地说：

“这倒不是，因为开汽车我不十分内行：我研究的专业，是恐龙化石的挖掘和鉴定。这些方面，我都是初学乍练，从零开始。”

狄书记对这位谦恭、有礼、颇有自知之明的小伙子，留下了一个愉快的、良好的印象：

“你叫……”

“我叫丁亦灵，考察队的实习生。对我来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都是在实习。”

丁亦灵灵敏地拉开了车门，请狄书记坐进司机座旁的软座上，汽车开动了。

山路确实很陡、很险、弯道很多。汽车的车窗前，旋转着悬崖，散射的阳光，拂动的云絮。在这迷雾一般的天地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能猜透，谁也不能考察清楚。这时，紧张地盘旋在丁亦灵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下手吧！下手！”

他是奉命来接这位女书记，但也准备杀害这位女书记——决不能让她活生生地、充满热情和向往地来到这恐龙考察队。

“你敢！”

刘长生举起了小刀：“我敢，我什么都敢。”

王芳不理他，一扭身冲出了松树林。

刘长生眼睁睁地望着王芳远去了，他咬牙切齿，把手中的小刀狠狠地插进了一棵松树里，蹲在地上哭了。半晌，他渐渐抬起头来，布满血丝的眼圆睁着，他站起来，一把撕开衣襟，扣子一粒一粒掉在地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从树上拔出刀子，也冲出了树林。

二

两天来，刘长生坐卧不宁，满腔悲愤，他心里不断地叨念着他母亲说的一句话：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者都不毒，最毒妇人心。

是啊，女人的心多狠毒啊，想当年她王芳最倒霉的时候，是我刘长生挺身而出，救了她，使她有了今天！可她，把这些令人怀念起来既快乐又忧伤的往事统统忘光了。现在她攀上了高枝儿，瞧不起我这个笨头笨脑的加油工了。

谁能忘记那叫人着魔的年月啊，年轻人可贵热情都用在发狂似的抄家、封门、打砸抢上，当一场大梦还未醒过来时，年轻人又都着魔似的拥向了农村。他，刘长生，作为独子完全可以不必去农村，但他咬破了手指，写斗大的血书，背着母亲，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迁走了户口，连行李都没带，就爬上了汽车，来到几百里外的偏远山区。当那些朴实的山民和喊哑了嗓子的乡村小学生夹道欢迎他们知识青年到来时，他刘长生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最大的荣幸最大的满足。他高高站在汽车顶上，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在广阔天地，把红心炼透。

女人呵女人，过了青春期，就会象枯萎的花蕾，掐下来，也不值一闻。可是这位女书记，从乌发中闪亮的根根银发来看，也该是徐娘半老了，但却有股比少女、少妇更为迷人的丰姿。尤其她那喜爱深思的眼睛，墨晶晶的浓黑中，浮动着一层蓝光，象深夜中时隐时现的电闪。这使丁亦灵的思绪也在时明时暗地起伏。他的大脑中有许多黑色的蠓虫在飞舞：让她在死去以前，再尝一尝人生的滋味！这是废物利用，决不能把她白白放过；多少少女能在我身下挣扎、呻吟过，难道她……

思想，是多么难以揣测，有的象浓雾中的峡谷；有的象雨后的彩虹。当彩虹悬挂在峡谷上面的时候，又怎能照透深涧下的阴影？！狄思凤在军队搞过二十多年文教工作，以后转业到地方，在自然博物馆工作了几年，但仍然单纯得好象个刚背书包的女学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风吹浪打炮轰火烧，也没使她这明朗的性格，笼罩上阴云。她关在牛棚里，都没有绝望，总透过窗棂的缝隙，看着霞光，编织美好的理想的花环。现在总算解放了，她被派往这西藏、云南交界处的恐龙考察队。她兴致勃勃地赶来。都没来得及告别出发在外的丈夫。

狄思凤没有料到这小车司机座位下会藏着一把尖刀；司机头脑中会闪动着比尖刀还可怕的邪念。她依然纯真地问：

“在两亿多年以前，这里真的到处爬行着恐龙？”

“是的，这一带发现很多恐龙化石的碎块。我亲眼看见当地群众，用恐龙的脊椎骨做油灯……”

“用这么珍贵的龙骨做油灯，这实在可惜，太大材小用了！”

没有歧视她。尤其是那个刚刚上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贱根，对她特别好，事事处处关照她，挑牛栏粪不让她去，到冷浆田插禾也不派她去，那里的水冰冷刺骨，蚂蟥又多。

王芳打从心眼里感谢这个新生力量李贱根，从他身上王芳看到了希望，得到了温暖。

有一次，李贱根对王芳说：“小王，今天我带你上山去挖笋。”

王芳高兴得跳起来：“好，我去拿竹筐和铁钎。”

春天山区多美啊，王芳早就想进山挖笋了，那刚刚冒出土来的毛茸茸的笋尖多得真叫人喜欢啰，还有那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红的、黄的、淡红的，多讨人喜爱呀。还有呢，还有那小竹丛中一片一片的红竹菇，采回来做菜吃简直美极了。

她兴冲冲挎着竹筐，肩着铁钎和李贱根上山了，一路上李贱根和她谈着山区的见闻，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在山上打柴，碰到一个大野鸡，一刀砍下去，野鸡变成了一个美女，把打柴人迷住了，两天两夜没有回家。某某人和某某村的姑娘在山上龙洞里约会被某村人捉住了。

王芳对年轻的支部书记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她觉得他不象那个天天晚上板着面孔扯着嗓子训人的支部书记，倒象一个和蔼可亲的兄长，她听着、笑着，提着问题，不知不觉离山村越来越远了。他们来到一个茂密的竹山上。

来到一块大青石边，李贱根对王芳说：“歇会儿吧，这儿笋多，一会儿就可以挖一筐。”

王芳在那块大青石上一坐，掏出手帕来拭着鼻尖上的汗珠，笑着对李贱根说：“这儿真美呀，鸟儿叫得多好听。”

李贱根也笑着说：“这个地方当然好罗，一般人找不到这个地方。”说着，他紧挨着王芳身边坐下。

李贱根从鼓鼓的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炒得焦黄焦黄的花生塞

“是的，现在有的鳄类，还保持着它老祖宗的某些习性。”

“什么习性？”

“喜欢吞吃弱小，吞吃同类！”

“听说连它年老的长辈都想吞吃，是吗？”

“喔喔，我听说它连自己亲生的，都常常当作美味！”

“这也许是种最没有廉耻、最没有天良的动物！”

丁亦灵的脸有些涨红，这话虽然不是针对他的，但他仍感到含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恼恨地想：管什么动物不动物，管什么人性和兽性，现在我马上就要占有你，结束你，你的一切一切都要被鲜血吞没……

小吉普车开到了密林旁，戛然停止。

丁亦灵脸色阴沉，两眼发直地默视着前方，右手摸到皮座下面的尖刀……

狄思凤望着面前黑压压的密林。冷杉和雪松在斜阳下拖出长长的暗影，覆盖着狭窄的公路路面。这时虽是夏季，她却猛地感觉到有股逼人的寒气。她颤栗了一下，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车坏了，需要检修。请你下车，坐到那棵大树底下稍等一等！”

丁亦灵下车，打开了她坐的那半边车门。

人在要作一件残暴的灭绝人性的事情时，眼里总会射出灼灼的凶光。直到这最后一分钟，丁亦灵还想显得和蔼和亲切，但他的眼神已经泄露了一切。狄思凤环顾着这没有人声、风声的群山迭岭、青岩铁壁，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最为严重的不幸。她固执地坐在车座上，一动不动，冷冰冰地

妍几个女人，谁也不敢讲他，他是新生力量，惹不起。但刘长生不怕他，初生牛犊不怕虎。

今天吃过早饭，几个老年人在禾场上偷偷咬着耳朵说：李贱根又把年轻的妹崽带到老山里挖笋去了，怕不是去挖笋，怕是要挖……

刘长生一听，怒火中烧，赶来了。

当刘长生来到青石边，王芳正在抽抽泣泣。

刘长生怒眼圆睁：“王芳，那个阉鸡的狗东西欺负了你？”

王芳不作声，尽淌眼泪水儿。

刘长生火了：“他妈的，这个狗东西，惹到我们知青头上来了，我去找他算账。”

王芳一把拖住他，哀求着说：“我求你，别去惹他，闹出去对我有什么好，再说，他也没把我怎么的……”王芳说不下去了。

刘长生虽然年轻气盛、鲁莽，但他也懂得王芳当时的难处，如果事情闹破了对王芳并不利，王芳是属于“可教育”子女，弄僵了，王芳今后的日子更难过。

他想了想说：“王芳，你别怕，我不讲，不过，以后有什么事你跟我讲，我保你！”

王芳感激涕零，连连点头。

刘长生并没有放过那位年轻的支部书记，有一天深夜，他喝了半瓶谷烧酒，把箱子底下的红卫兵袖章翻出来戴在袖子上，敲开李贱根的门，指着李贱根的鼻子说：“你这个狗东西，小心一点，我有一个姑父是省军区参谋长。你搞破鞋搞腻了，竟想打知识青年的主意，真是瞎了你的狗眼，老实告诉你，你以后再敢动王芳一指头，老子一把火烧了你的狗窝。叫我姑父给县委打个电话，还让你阉鸡去。”

车险些撞倒矗立在弯道的青岩……

车，象一名醉汉，象一头被猎人追捕的狼，象一条破网而出的鱼……

丁亦灵惊吓得面无人色，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位风度翩翩气韵非凡的女书记，竟然还懂驾驶，还会操纵。但在这风驰电掣的奔驰中，两条生命都象系在头发丝上，摇荡着，摇荡！千分之一秒，万分之一秒！……

尖刀已被甩向车后……

丁亦灵爬起，来夺方向盘……

狄思凤更为用力地把他推向一边……

车轮在一块悬崖上面腾空而起……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车窗前出现一个骑着烈马赶来的人影，他挥手大叫：

“停一停，停一停！”

但这已经腾云驾雾的汽车，如何能够停止得住？！终于，“轰”然一声，在一堆乱石、乱荆丛中，碰得玻璃碎裂，油箱爆炸！……

二 在阴森的古堡里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恐龙考察队，借住在一位大庄园主的私邸里。庄园主在十多年前发动的一场叛乱活动中，充当了和国外秘密使节密谋、策划的角色。叛乱活动失败，他就匿居外国。这座古堡般的私邸，变得更为冷落、阴森和

灰暗。

在描金饰彩的梁柱间，蜘蛛在结网。

在祥云朵朵的壁画旁，灰鼠、蛇和蜥蜴在爬动。

在回廊和屋檐下，蜂虎鸟和佛法僧鸟在筑巢。

这里，所有的香火、烟火都已经熄灭。每个黑漆漆的拐角处，门扇后，都似乎闪动着幢幢的魔影。使人胆战心寒，毛骨耸立。但这里，倒很适合这支人数不多的考察队居留。他们想在神秘的空间，揭开神秘的帷幔。

考察队的代理队长吴公元，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有巨灵神一般的威严。额上和眉宇间的皱纹，都象苍颉造字时刚刚出现的象形文字；也象他们这支考察队要考察的恐龙的缩影。他走到哪里，正在谈笑风生的人们，立即会噤若寒蝉。他开口闭口都是纲上线上的语言，经常叱唱出来的政治词汇，约有那么几十个：“斗私批修”，“兴无灭资”，“阶级斗争”，“全面专政”……他总在不动声色，缺乏表情地天天讲，月月讲……

现在考察队突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刚要来上任的女书记，在翻车时摔得头破血流，直到此时此刻还昏迷不醒，这使吴公元极为震怒。他有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天下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必须去追查政治上的原因。这起翻车事故，肯定有阶级敌人在作祟，在破坏！他亲自走向当年庄园主养马的马厩——现在丁亦灵被禁闭在那里。任何闲杂人员都一概不得接近。马厩现加高加粗了木栏，拴上了当年拴猎犬的铁链、铁锁。这比内地各机关、各单位附设的“牛棚”，要严紧、疹人得多。

吴公元倒提着一根马鞭，站在木栏外面，用他那圆圆的

豹子一般的眼睛，盯视着摔得皮开肉绽、微微颤栗着的丁亦灵。他极为恼怒地问：

“说，怎么翻的车？”

“我，责任不在我。”

丁亦灵用细微而软弱的声音回答。他为自己这伤残的身体，被拖进马厩，感到无比的愤懑和苦痛。他躺在草铺上，整天整夜眨动他那聪明而狡黠的眼睛，怎样从这罗网中，困境里挣脱？是说出所有的一切，还是隐藏所有的一切？或是半吐半吞，装痴装傻？究竟怎样更为有利，更能死里逃生？这些念头，象一圈坐满魔鬼的转椅，一直在昏天黑地的头脑中旋转、旋转……

吴公元冷笑着：

“责任在于谁？”

“在于……在于……”

吴公元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说！”

“在于尚书群。”

听丁亦灵终于吐出了口供，吴公元的脸色稍稍松动了一下，但还紧紧地逼问：

“尚书群，他究竟为什么去截车？”

“不……不知道。”

“蠢货！”

吴公元本想在严厉地申斥后，作更细密更详尽的盘诘，但有个意外的来人，从中打了岔。

一个给丁亦灵送饭的藏族老人，抱着木钵，提着水罐，拖着旧羊皮靴蹒跚走来。

这位藏族老人蓬头垢面，大概从生下来到现在从未洗过一次脸。头发早已脱落大半，脑后拖着一条用牦牛尾巴编织的大辫，蛇般地蜷曲盘绕。他的耳朵，在年轻的时候，因听到庄园主和他的情妇在密林中的密语——那时他正牵着两匹马站在林外——而被割掉。从此，他在世上变得更麻木，更痴呆。考察队到了这里，因需要人领路，同时帮助干些杂活，便把他雇佣来。老人骤然年轻而快活，但不久又渐渐沉郁，他感到这里也充满猜疑、忌妒和尖利的监视的目光。

老人多吉把粗米饭从木栏的空档里递进，便缓缓转过身去。吴公元赶上两步，用手抚着老人的肩背——他对这些受尽苦难的农奴，还是怀有很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和蔼地向他比划着手势，意思是：

“你回伙房吗？”

多吉回答的手式，烦乱地交错，意思是：

“今天很忙，又多了一个人吃饭。”

“啊，又多了一个人？！”

吴公元感到意外和吃惊，他真不想在这令人头痛的车祸后，还有什么新的节外生枝。新来的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赶到？他赶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先发一个电报，没有先和他这位队长见面？！

疑团，一个巨大的疑团！

吴公元很想把车祸这件事，从丁亦灵这里打开个缺口，然后从狄思凤、尚书群那里追出口供，很快弄个水落石出，清清白白，然后上报科学院，上报中央……可是，现在为什么又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来？！

嗯，必须很快弄清这个新来的“程咬金”的政治面貌，

政治企图！……

吴公元离开马厩，走进这古堡般的碉楼。突然他感到每级木梯，每条甬道，变得更为阴森、灰暗，隐含着种种莫测的变化……

三 新来的“特派记者”

新来的人是中央直接派来的特派记者。作为记者，他的年岁似乎略嫌偏高，有五十开外，高高的额头和秃顶接连，两侧长着些黑白相间的头发，很象山崖上垂挂的杂草。他的眉毛长而深浓，覆盖着灼亮得有些刺人的眼睛，嘴巴是阔大的，嘴角上总象挂着个难以捉摸，难以猜透的谜。他伸出很长的筋骨突露的胳膊，向吴公元递上了介绍信。

介绍信很简单，几个粗大的歪斜的字：

考察队负责同志：

我社记者卢山云前来你处采访，了解情况，请予协助。

此致

革命敬礼

新华社

吴公元把这封字迹潦草的信，认真地全神贯注地上下前后连看几遍。他实在不能不提高革命警惕。他知道现在的各种派别、各种势力，都喜欢打出“新华社”这块金字招牌，在这招牌下摇晃着的无冕之王是可大可小，可进可退，可伸

可缩的。更重要的是：可以无孔不入。于是，国务院啦，中央文革啦，新成立的或刚倒台的、正改组的各级革委啦，都喜欢把自己的贴心人，乔装改扮成为“记者”，撒向四面八方，去钻营、去探听、去深挖隐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

那么，这个记者，是真是假？他来的目的？他来的动机？他将要采取的步骤？……最使吴公元感到不快的是：这“记者”来朝见自己以前，却已经抢先一步见到了研究生尚书群，同时还去见了半昏迷中的女书记狄思凤。这种行为，作为记者来说，似乎都是不应有的越轨行为。不过，吴公元还是竭力克制住自己，用一种谦和而又褒扬的语调说：

“呵，您可来得正是时候！”

“哦，也许正不是时候。”

“您为什么要这样认为？”

“因为，听说你们这里最近发生了不幸的事件——一起严重的车祸！”

“您不正为这件事情来的吗？”

“不，我想了解的，好象要比这更广泛。”

“您总不会跟我们一起，作有关恐龙的种种考察吧？”

“哦，我对人，对人类祖先的祖先——恐龙，都很有兴趣。”

“哈，看来卢记者真是位兴趣广泛的人。”

“嗯，我喜欢观察哺乳动物，也喜欢观察变温动物，或者叫做冷血动物。”

吴公元一边谈，一边给这位远客递烟倒茶。他心中在暗暗思量：